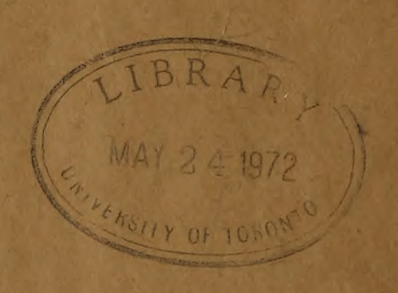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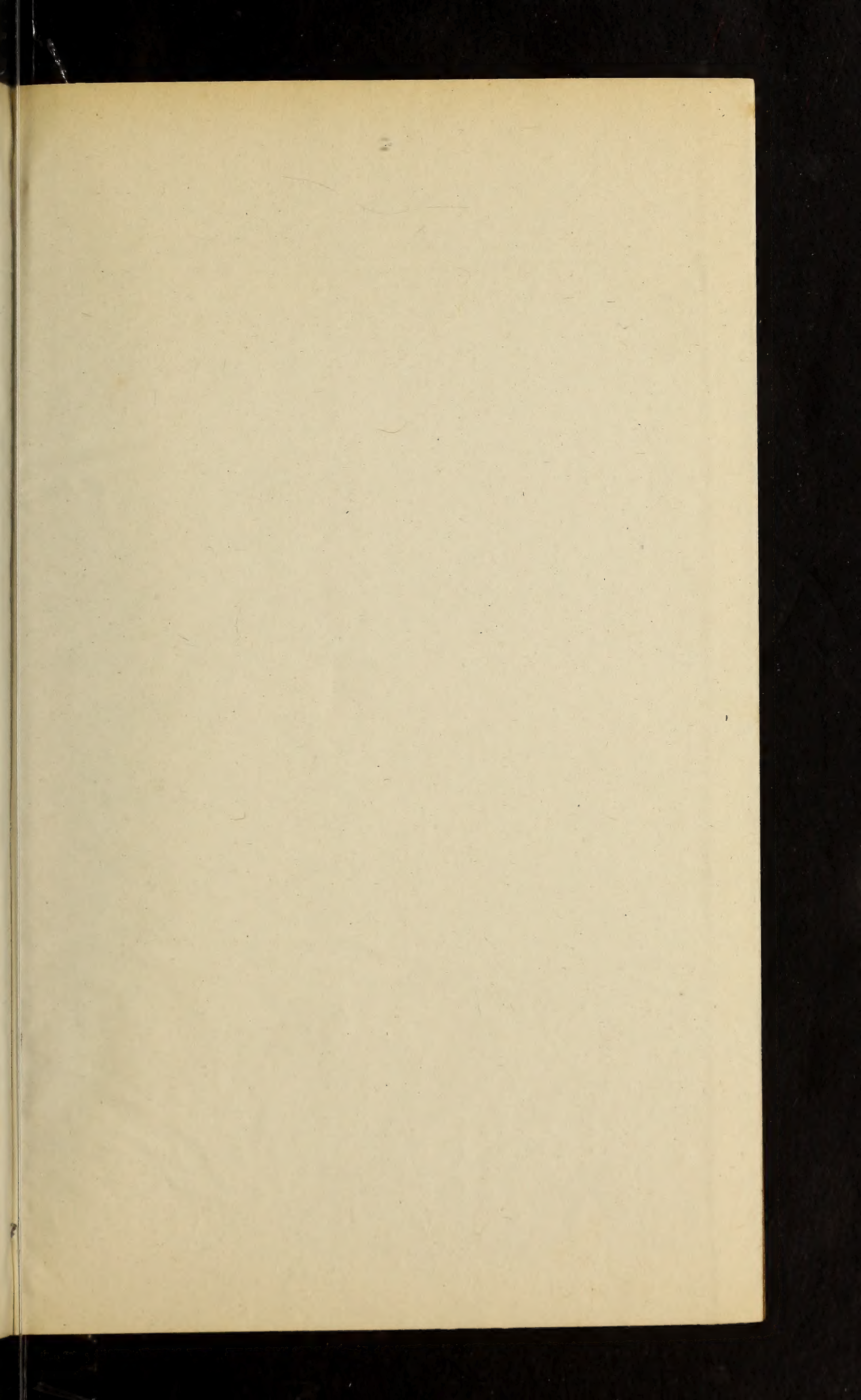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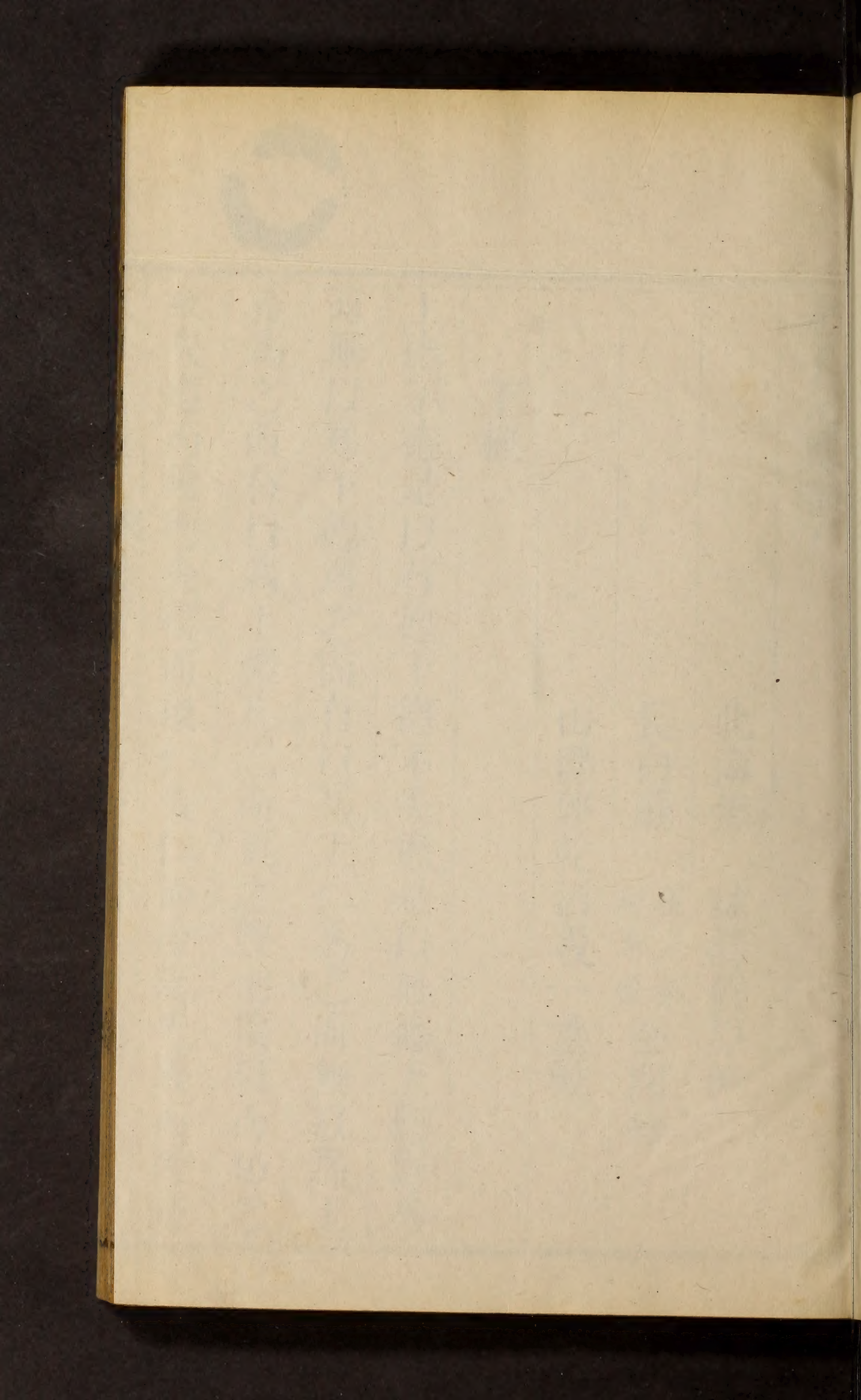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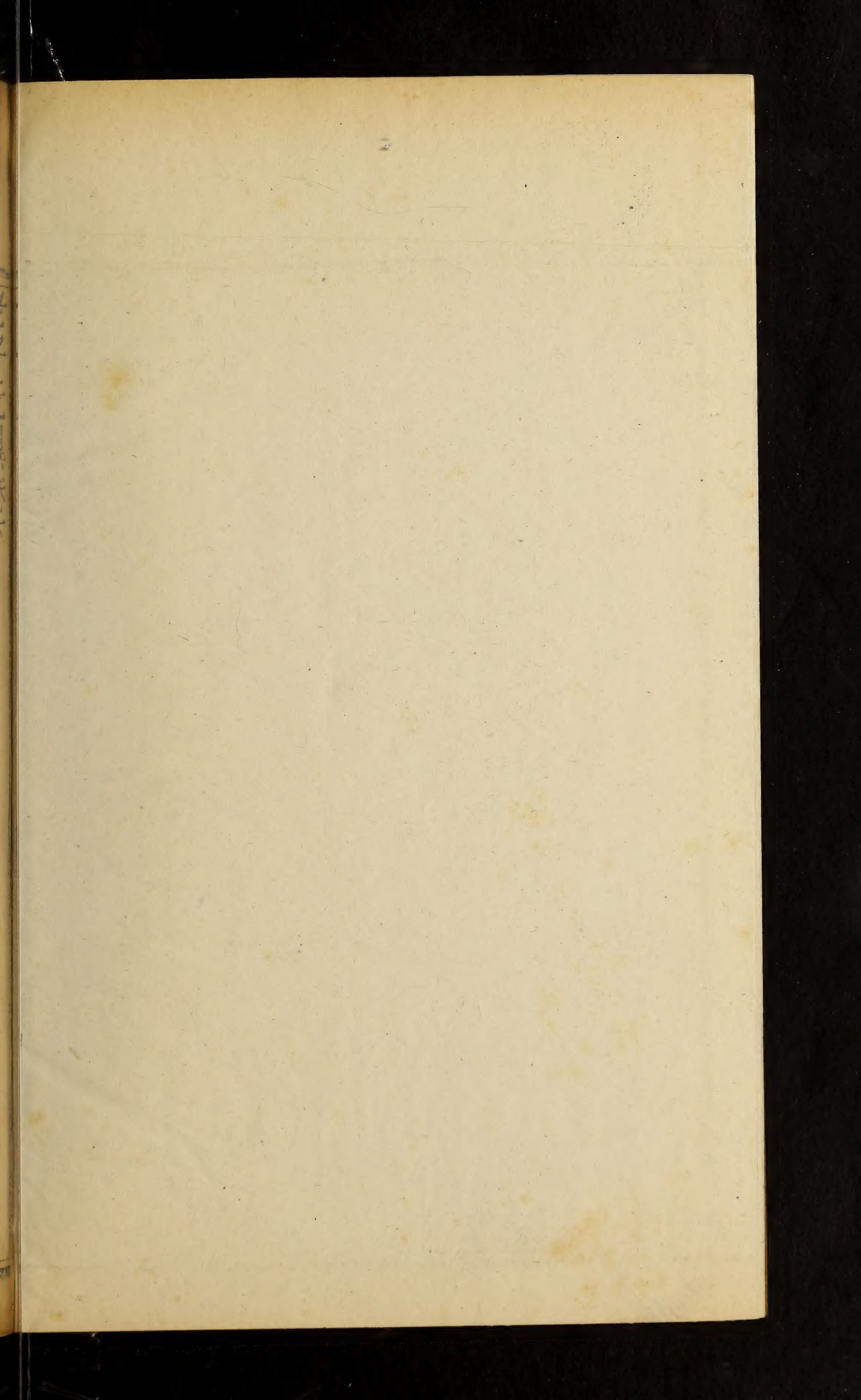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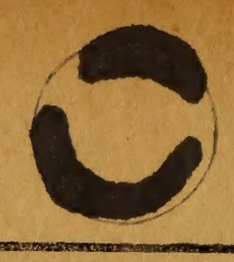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老子元翼卷下

北海焦竑弱侯原輯
長白蘇伍光裕緯希餘仝閱梓
山陽郭乾泗義一重較

下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無以為。以無為用也。有以為。以有為用也。忠信心契為上。故曰上禮。而欲違之則巳非心契。而莫之應者。則拱臂以仍其巳意也。為恭為慢則有辭色矣。而亂之首於此者。不循循於禮初之義也。故曰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處其厚實。即忠信不薄也。不居華薄。[illegible]上禮誠實也。夫禮之夫平聲。仍再也。合內外言之也。處上聲。

第三十八章

〔贅筆〕至德不德。故無不德。至仁不仁。故無不仁。以無為自然而為之也。大義無方。大禮必簡。凡聰明外露者。是謂德有心而心有睫。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和光同塵。應於物之中。而游於物之始。故去彼

蘇子由註 足是謂上德而曰有其文非爲不成以其有以爲德者而爲之克復以求故較於上德而曰無以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雖造成德於先後者故有上下之名而分於德之爲者名不可有下矣是以上仁以無以爲而施與故同於上德而遜於上德之無心上義以有以爲而擇與故同於下德而皆遜於上仁也以下德有心於己上義有心於人固未若上仁有於人而無心而上仁又未若人己皆有而皆無心之上德也自德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記之禮運大道之行也上世之之謂也又曰大道既隱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蓋禮爲齊其不齊由人之本有之德而先制其名焉顧君臣父子之間禮具樸誠雖雍容進退止著其發越之美而華不實者雖其外燦然則中無餘矣治亂之於禮厚薄之間不能以髮故於大丈夫居處實厚也是

呂吉甫註 上德者以無得爲得唯其無得故無不得是謂有德下德者以不失爲得者也唯其不失

為得故執著而非德是以無德上德以渾化為有德下德以未化為無德非謂無德也上德無為非故無為也率德自然而實無以為也下德不出此而為之故不能不有以為也上仁者之於仁無所事仁而仁者也是為之而無以為也上義者不得不為者也是為之而有以為也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擇所施之宜也未責所報也禮則施報矣上禮為之以交接其忠信也未有夫爭及莫之應也則仍之以拱纏之以攘而爭之所由起是故非之所由作也由是觀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失而爭是非忠信薄矣豈虛言哉夫以大道之隆於前識之華者而有以知夫愚自此始

息齋註　上德不德則在仁為仁在義為義惟其所之未嘗執也下德不失德則仁之不可為義義之不可為禮既定名而為固不能通也孰能化斯民物於事理玄該也上德不失道道常無為而無為之化不自有若無以為也下德不失德德則有為凡所為者

竟同於下德矣、下德以執德不失、上義以擇善所宜、雖名殊、而固其爲則同、此皆有於物而不爭者也、上禮不出、猶然全禮也、及出之也、則有條貫分辨、應之則合、不應則攘而仍之、夫欲彼應也、而或不應、則攘而應之、是謂仍矣、禮至於攘而應、近爭之道也、由禮之一降而再、再而三、則紛紛矣、故夫禮者、由亂而叙也、因有分別之差等、無禮則亂、爰立禮以叙之、然德至於分別、至於攘臂而仍之、則禮亦隨之而失、然則禮者之末、其不謂之亂之首乎、前識者、由其流爲多知、惑亂本眞、知不從眞、故浮妄無實、然則識者之前、尚名見於華、而啟愚之始、況識散乎、故禮爲忠信之薄、而識爲道露之華、是以大丈夫寧處其德之厚、不處其薄、寧居其道之實、不居其華、故常不失道本、

宏甫註 太上固無爲而道自然也、上德之世、以無以爲也、故無爲是謂上德、黃帝是也、其次之世、以爲之也、而無以爲、是謂上仁、堯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爲之、而且有擇爲之執、是謂上義、舜禹以下之

聖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至於失義而後禮遁失而救之止於此矣蔑有加以進矣而爲之攘臂而爲之甲兵相循於末何不相循於其本耶凡此者以識而前用也非道本也道之華也有眞智者所不處也恐爲愚民之始用也況夫仁義禮之華乎夫華者非實薄則不厚安有大丈夫不知所處乎知有所處固當以識返樸循末求本若此者是謂有以爲而之乎無以爲大道可幾以至於無爲也

嚴君平解

虛無無爲開導萬物謂之道人淸靜因應無所不爲謂之德人兼愛萬物博施無窮謂之仁人理名正實處事之宜謂之義人謙退辭遜恭以守和謂之禮人此五者皆可道之道猶非至至者也至至者一尙不存安有其五故帝王根本道爲之元德爲之始道失而德次之德失而仁次之仁失而義次之義失而禮次之禮失而亂次之凡此五者道之以一體而世主之長短也故所爲非道之所欲所求非道之所得不務自然而務小薄者皆短也夫上禮

詐僞所起、忿爭所因、故莊子曰、聖人行不言之敎、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此之謂也、

韓非解老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宜父子貴賤之守、遠近知交之固、物我始終之成也、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禮也、貴賤賢不肖之理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形於外而諭諸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理也、夫衆人之爲禮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理其身也、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人或不能應或不應者、以不知神之爲上禮也、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或不應、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終不失禮也、終不以轂也、

忠恕之道也故君子之於不知有以取之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而不明具禮非薄正見其厚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聖人之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者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以爲人之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衆人之責怨能不相舛乎相舛則狃而爲爭爲爭則亂而不分本末矣故曰夫禮者

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筆乘　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與老子此言而論之曰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

聖人百慮同歸、一際俱泯、豈復有彼此美惡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谷以虛爲盈、故衆聲響應也、裂破裂也、發發泄也、歇消歇也、竭枯竭也、蹷音厥、顛仆也、不穀、不得其養者數、上聲、琭音六、玉貌、又少也、落落、難合也、又多也、

第三十九章

贅筆一者、太極中含、天地古今、終始循環而不息者、天地谷神人物侯王、其致之一也、故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彌則為貴高、藏則為賤下、是以貴高以賤下為基本、而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也、其以為本者、早於此矣、是車因輻輳之衆而有車之名、玉因磊石之多、而有玉之貴、故不欲琭琭以自貴、落落而棄本也、

蘇註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極致本末之謂也、天一而未清、未遽裂也、地一而未寧、未遽發也、神一而未靈、未遽歇也、萬物一而未生、未遽滅也、侯王一而未貞、未遽蹶也、是皆將恐之謂也、然必至於一、方為至耳、夫一果何物而生[illegible]焉、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至微也、人則因微

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車之先、散衆爲用而名殊、有車之後、合衆爲用而名一、故天地不毁萬物爲大、而侯王自合孤寡而貴、皆致一之道也、故一處散非賤、處大一者貴於微、故不欲如玉之琭琭、貴而忘於衆寡、石之落落、賤而忘於一貴也、

呂註 太極未分、一而已、得是太一之道、故能清能寧、能靈能盈、能生能貞、故謂之得一也、昔之得一者、莫不然也、仰之而天也、得一以清、故覆焉而不損、俯之而地也、得一以寧、故載焉而不薇、黙而之神也、得一以靈、故妙乎有生而長存、虛而之谷也、得一以盈、故應乎所感而生聲、其衆爲萬物也、以得一、故能無盡而生生、其尊爲侯王也、以得一、故能臨御而貞正、夫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故一者、天之所以清、地之所以寧、神之所以靈、谷之所以盈、萬物之所以生、而侯王之所以貞者也、使無清則裂、無寧則發、無靈則歇、無盈則竭、無以生則滅、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蹷邪、故貴以賤爲本、而貴者莫不因賤而顯也、高以下爲基、

而高者莫不因下之立也、然則貴而無其貴、高而無
其高、乃侯王之所以爲天下貞而不蹷者也、是以孤
寡不穀、人之所惡爲賤之也、而貴高以爲稱者、以其
所本、爲在此也、故致數而極之、以至於一、則貴不遺
乎賤、高必培乎卑、而貴賤卑高、常相須以成、故道通
爲一、凡所謂者、玉可貴故琭之、石可賤故落之、以其
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不可得而貴賤之謂也、

息齋註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何也、天之淸、地之
寧、神之靈、谷之盈、物之生、侯王之貞、極其致、無
不同、知天之所以淸、即知地之所以寧、知神之所以
靈、即知谷之所以盈、知物之所以生、即知侯王之所
以貞、易曰、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
何慮、言其未嘗不一也、若不知一、則必自異、自異則
絕物、侯王絕物、則何以爲侯王也、故貴以賤爲本、高
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豈非知貴以賤爲
本耶、輪蓋輻軫、會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

[illegible]有可執、使其跡

外見、貴者如玉、見賤者如石、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

宏甫註、侯王不知致一之道、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必歷下、其基也、貴者必歷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得之非下、侯王失之非高、故於貴之跡外、而得其所以爲貴者、自忘乎其貴之跡矣、特未之思之耳、覩夫貴者之忘跡一分、即有一分之實、至渾忘其跡也、必已教乎大道無疑、何以故、蓋有於此、無於彼、失於跡、得於道、自然之理也、故喻之以車數之異同、而玉石異同自見、皆致一忘一之道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復也、蓋動靜者、在一反復之間耳、須溪云、反者動之極、極則必歸、又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贅筆、道體不可執、因動而反、道用不可強、因弱而用、故有生、弱息之微、幾存存之謂道義之門、二之一者也、天下者、動用之常、即因乎常有、而愼守常無、非離非即者也、

蘇註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者莫能加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介甫解　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指我亦勝我蹈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所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則水之託於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用在乎弱也又曰反非所以爲動也然有所謂動者蓋動則能反也弱非所以爲強也然有所謂強者蓋弱則能強也雖然言反而不言靜言弱而不言強以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呂註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是也運動乎天地非不强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也故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唯有爲能生天下之物而無又能生天下之有則道之動在於反而其用在於弱可知已然則欲反而弱用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趙志堅註反歸本也凡人以移故就新爲動爲道者捨末反本即反爲動蓄身心安寂不動也捨有歸無云動也故去有遠近歸則一反耳道無來往而有遠返之名心本安然而有反動之義內心虛靜外行柔弱者是反本之行故云弱者道之用有者氣也物雖未形已有是氣故云有天地萬法從一氣而生故云物生於有無道也一氣從道生故云有生於無推極生源指道爲極欲令學者歸心有所反於此也

息齋註天下萬物動而出有必自有反無然後爲道故曰反者道之動天下之强皆生於弱必反强爲

弱則可漸求於道、故曰弱者道之用、反者、自有而求無、弱者、致無而求道、

筆乘　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必生強、是故貴其弱、弱者、有之用也、事道者、因弱而用有、故能因動而反無、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亾。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建、立也、古之立言者云云、渝、羊劬反、變也、又汙也、傅奕云、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又寬貸也、趙志堅

荷成、速歸於道、故至明若昧、至進若退、至平若不齊、
至德若無有、至白不白、至足不足、建德恐人知、質真
同於俗、大方無界限、故居無所偏、大器不速成、大音
不小鳴、總之爲大象無形、故道隱無名
若然者、因下士不笑、不足以爲至道也、

第四十一章

〔贅筆〕德至於至、則反同於俗、而隱於無名、爲下士所爲笑、不如建言之有之、德猶未至、進道之士、下進於中、中進於上、上至於至、則無不至、無不至、無不平常之至也、夫藴道之大、可一旦豁然貫通、而成道之大、非勤行至言於終久、不可至也、故善貸而待其成、

〔希聲註〕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也者、通乎形外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也者、止乎形內者也、上士知微知彰、通乎形外、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中士在微彰之際、處道器之間、故聞道而疑信相半、故若存若亡、下士知彰而不知微、知器而不知道、止乎形內、故聞道則大笑之、不唯笑之、且將非之矣、夫道也者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苟不爲下士所非笑，則不足以爲道矣，夫體道者，全吾體之用者也，苟全之亦分所當然，何所驚異，故與日月合其貞明，而其光不耀，斯明道若昧，與天地合其簡易，而其用不可爲涯岸，斯夷道若纇，與四時合其運行，而其動必反於初，斯進道若退，常處虛晦，而終不可窒，斯上德若谷，常處涸濁，而終不可汨，斯大白若辱，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斯廣德若不足，生畜萬物，而不顯其功，斯建德若偸復其性以御其情，斯質眞若渝，正乎內而行乎外，斯大方無隅，以若拙之匠，陶鈞天下，而不爲近功，斯大器晚成也，以不言之教，鼓動萬物，而不事小說，斯大音希聲也，有無有，莫識其體，斯大象無形也，爲無爲，莫覩其用，斯道隱無名也，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

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止而未嘗創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藉使白而不受汚、此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藉使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而非廣大也、建德若偷者、因物之自然而立之、物固不知也、故若偷、質眞若渝者、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故若渝、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故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可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於無名、而不可見之者也、惟其所寓也、推其所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呂註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聞道豈世俗之謂死豈世俗之謂聞、而徒然已哉、上士聞道、眞聞之者也、眞聞之、則無所復疑、特勤而行之而已矣、夫道亦無何勤行爲哉、日觀諸心、以契其所聞而修諸身、爲無爲而該宗、不可須臾離、則勤行之謂也、中士聞道聞之而未審焉者也、故若存若亡、若存若亡、則不能勤行之、一出焉、一入焉、而已矣、下士聞道、聞之而不信者也、故大笑之、所以大笑者、以情計求之不得故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是之謂明道若昧、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是之謂夷道若類、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是之謂進道若退、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者也、然虛無服從、方能其應如響、斯不亦若谷乎、大白者、滌除玄覽而無疵者也、然大白方能受天下之垢而不汨、斯不亦若辱乎、德廣者廓乎其無不有容也、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斯不亦若不足乎、建德者、建之以常無有、乃確然有見者也、常無有、確然

北竅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返於大
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器不器故大成若缺然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
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
此者皆至道之行也然謂之明而若昧謂之夷而若
類謂之進而若退以至音而希聲象而無形名與實
常若相反者唯體至道爲能如此故鮮於道者於善
貸者貸之且不失其寬容之德以成之也唯成之者
以不有報其成是謂善貸且成而與於至道冥冥焉

元澤註 竊嘗論此章曰道不遠人人自遠道不明故也
故首之以明道大道甚夷而惟明者能由之以
進故曰夷道也能進於夷道者復性命之常道也進
於此而無有加於此進也故曰上德上德者純一太
素故曰太白唯太素之非烟非霧虛明若谷故若昧
若辱而上德廣矣唯德廣也故若類若退若不足也
建是德也人故不知也故若偷建則立於確然要在
去其妄偽不易吾眞故次之以質眞其序至此則道

之在我者體具而無方可測矣故曰大方無隅有大方無隅之體則所以應無方之用故曰大器大器者非一音之可聞也故曰大音非一象之可見也故曰大象雖不可以見聞故希聲而無形矣道至於無形無名則上天之載至矣至道則隱於是矣貸於此者且不日而成之矣

息齋註 上士聞道雖衆人非之不能使之不勤中士聞道雖不能無信亦不能使之無疑下士聞道雖聖人復起不能使之不笑蓋膠於隱是一說者天下皆是也彼方以似是而非今遂告以無非而是能不疑且笑乎故不笑不足以為道亦理之宜然也上士之勤非能勤也有見而勤下士之笑非故笑也無見而笑上不至於勤下不至於笑不能無見又不能信其所見雖使之不疑不可得也古之立言蓋有之矣明道者自明外不得而見其明故曰若昧進道者自進外不得而知其進故曰若退夷道者無不平外不得而擬其平故曰若類上德者無不容外不得而知

足建德者不自有外不得而明其建故曰若偷質眞者固不變雖泛應於外而天眞渾然不露故曰若渝大方無隅非廉隅之可盡也大器晚成非小器之可能也大音希聲非小聰之可聞也大象無形非小明之可見也故中下之士孰得而議之方以寔昧寔退寔類寔辱寔偷寔渝侮且笑之也盖大道無名隱而不可見至其善貸曲成乃其自然者也非強也上士知其無名荷其貸而識其大故存而或論其名中下之士孰其貸且成者不能知其全而有以論其名而議其跡紛紛以辯矣此所以愈論愈議愈辯而愈遠矣

筆乘 上士者恬淡虛無無爲無執者也勤於此則勤行之至而寔無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也中士所聽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

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凡動物皆止於後陰靜也必面居前陽動也植物固背寒向暖也沖氣運乎其間故皆曰抱陽木伐負木爲梁負棟亦曰梁取其力强者爲之故曰强梁金人銘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如言萬物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嚴父慈母兼而爲教故曰教父也

第四十二章

贊筆形陰而動陽沖和造妙人物之生匀一也有所生則有所養類首推則孤寡不偶者失養人所惡得而難與偶之尊者以稱爲養之義深矣故或之損益天地也而教之而慈愛之也其雖君師之體受也耶故雖

以爲教父、

蘇註夫道渾然也、及其運而生物、道一而物形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既生物而形運者也、故在形爲形、在運爲運、則非一也、形與運爲二、二合一生三、自是以往、而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者也、蓋道運生三而三才定矣、三生而至於萬、萬理昭然皆道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多大、然王公多大之尊、一而無匹也、故自稱孤寡不穀、古之先達、蓋久已知之矣、

呂註道之在天下、莫與之偶者一而已、故曰道生一、唯無一則已、苟謂之一、則有名矣、一名道母、母合清濁、分而爲二、二互相成、冲氣以爲和、而爲三矣、故曰三生萬物、有生者、莫不負有形之陰、而抱罔明之陽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負則背之、抱則向之也、雖然有冲氣以爲之和也、和也者、合也、蓋陰陽雖二、中氣爲和則一也、萬物不得一、則無以生、故人之生也、不務抱元守一、而務靡麗紛華、唯所務者靡麗紛華、

則所惡者孤寡不穀也是以古之制名臨民以其人所惡為王公自稱者欲其貴念在賤富念在貧抱而知所負本而齊所末不使一夫有不被乎太和元氣而後已故雖物之或不齊損之而益益之而損時乃天道也而責之在君師者教養也故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我之所教者道也教不我義則非道也蓋雖孤寡不穀者矜哀而教養之矣或者強梁者將不得其死耶孰忍覩羅故太上懸以為父師之嚴而慈教之矣

息齋註道生一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沖氣為和三也萬物孰不具此三者然要其本則必歸於道道者一之始也由其本歸於道故末必歸本是以天下之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孤寡而為王公稱蓋損之生益也強梁而不得其死蓋益之生損也夫損益同源故殊途一致吾將以為教父教民歸

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馳騁、役使也、無有即無之有也、在有無之間、識則明矣、至堅形剛者無間、內窒者、窒莫能破、無有能入之、間莫能勝至柔能役之、知幾其神乎、至於是自能無爲而不言之能教矣、故益之大也、天下希及之也、

第四十三章

發箪、太冲莫勝、至柔而無有也、天下至堅無間者而馳騁開闔之、是知至道所及、不令而從、至教冥孚、不言而化、天下之有爲有教者、常希而及之、

蘇註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德、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强、出入羣有、

呂註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觀於水是也、無有入於無間、觀於氣是也、水以柔弱、故幾於道、然而

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氣以其無質，故合於神，然而不能無氣者也，猶能入於無間，而況以貞元之至柔，太易之未見，於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而入於無間，孰不爲之動，孰不爲之化，孰不爲之成，聖而盡神哉，故曰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天下少有及之者也，

息齋註　無形之物至柔，能馳騁有形之至堅，欲保此有形之至堅，須善此無形之至柔，至柔者，有無之眞，二五之精，以此不可希及之眞，豈不可以出入有無而馳騁堅強者乎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身一而貨多，身寔而名虛，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知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第四十四章　眷筆，身親於名，名者身之貧也，身少

不[illegible]知止而身不殆前如是者[illegible]

者存身之寶雖愛不費所愛

者修身之道是故可以長久

蘇註 先身而後名躬行寬賤然後名自寶之也貴身而賤貨故不以希有之身而狥多故之貨悖人悖出得亡孰病哉至夫太古無名與道俱存身且道身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者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耕食井飲忘帝之力也故有於身者之樸存見於事者之無妄而後至於忘我故三代已上惟恐好名恐分於樸而有以爲名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恐流於濫而淪於不測此老子之深意也故親於身之外名是也資所養身者貨次也雖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修之者無所不無爲能無費乎藏多則物攻之者無所不至能無亡乎知止寶愛知足寶藏故不辱不殆而身名長久也

呂註 列士之所狥者名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故曰名與身孰親貪夫之所狥者貨

也而至於殘生傷性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故曰身與貨孰多所徇者名則世謂之君子所徇者貨則世謂之小人君子小人之所徇雖或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然則得名與貨而亡所存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故曰得與亡孰病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併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蓄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并其良富而害之是厚亡也夫唯有德者知至貴之在已而無待於名也故知足而不辱知至富之在已而無待於貨也故知止而不殆不辱不殆長久之謂也

息齋註名不親於身貨不多於身得不償其失而世人每貪於名溺於貨徇於得者由其無所見也我愛於物愛多則我費物藏於我藏多則我勞小則辱大則危有不可勝悔者君子則不然知物之備於我自反而足故於外無求雖欲辱之不可得也知吾之所止止於至道故非道不為雖欲危之不可得也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

第四十五章 贊箋天地大成也、変退於西北東南、故四時成歲而不敝、日月大盈也、変退於望中大午、故晦明成時而不窮、一氣大直也、爲分於春秋、爲至於南北、盤鬱於兩間而若屈、造化大巧也而若拙、風雷大辯也而若訥、寒暑相勝、涼熱爲能、吾不知誰爲此而正夫天下者、非清靜乎、

蘇註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盡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卹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默而乘化、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

而非其正也，雖曠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曲，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呂註 萬物始乎是，終乎是，是大成也。然始無所始，終無所止，故若缺。雖其若缺，故其用日新而不敝。萬物生焉而無窮，是盈也。然益之而不加盈，故若冲。雖其若冲，故其用日給而不窮。大直者，曲之而全，枉之而直者也，故若屈。大巧者，刻雕衆形而不顯為用者也，故若拙。大辯者，不言而信，默而成之者也，故若訥。如是無他，凡以有本故也。本者，清靜也。今夫寒熱者，時適然也，而一躁焉則可以勝寒，一靜焉則可以勝熱。以一時之躁靜，猶可轉勝，況體夫天高地厚之清靜無為而無不為，以為天下正者，則安往而不正者乎。

息齋註 成與缺，冲與盈，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皆喻物之形似者，以明道之大成也。雖道之大成，不可以形求，故雖成若缺，雖盈若冲，雖直若屈，雖巧若拙

也蓋世之爲道者未有不偏如躁勝寒而不可以勝熱靜勝熱而不可以勝寒要其各有所止而不得正用也雖清靜至正不求勝而各勝者歸正勝莫正焉

葉夢得註　寒暑者天地之時也躁靜者人物之動止也故動止之間可以回天地之時苟知其勝轉

盈虛之道孰徃而不可爲哉故缺之於成爲大成沖之於盈爲大盈屈之於直爲大直拙之於巧爲大巧訥之於辯爲大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成盈直巧辯者未有不窮且微者也故小成之專求非至正也

吳註　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小矣若缺而成若沖而盈若屈而直若拙而巧若訥而辯乃爲成之太盈之太直之大巧之太辯之大者也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卻，從卩，羌入聲，止也，退也。又語端辭。糞，糞田，糞車也。吳幼清曰：張衡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戎馬，戰馬也。郊，交也。二國交境，戎馬生，而廢農也。性無欠餘，常足也。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第四十六章

贊道 兵者，古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凶年非天災水旱之謂，以其廢耕蠶而害生理也。故知足者，足於有道，不足於無道。有道之謂謂致中和，達天下之道者也。無道之謂可欲罪莫大焉者也。故有道者，治於凡可欲之先，不至於咎欲得，而罹必得之禍。是以休欲於天休者，樂民於天樂者也。知如是之足者，則常足於天矣。

希聲註

夫天下有道之世，雖有甲兵，無所用之，而公田矣；雖有健馬，無所乘之，而糞車矣。天下無道之時，故甲兵動於四境，戎馬馳於四郊，桑梓盡於樵薪，荊棘生於隴畝矣。原其所以，其故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欲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必害於人，故禍莫大

能無求求而非道莫之與者也[illegible]
人僞也夫爲得而有之人皆有至足者
公乎人而同乎天者是也可不有乎

蘇註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御走馬而糞田不安其分以可欲者欲人固有罪矣而不足於非其足者其禍又甚欲得而必於必得者其咎最大矣匹夫有一於身患必及之而無道爲是則戎馬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

呂註 天下有道民之智能已於耕食之間而盜爭銷於無欲之際而其死已脫矣故曰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見可欲以爲造兵之本雖有封疆之界不能定也故曰戎馬生於郊然而罪之所由生者可欲而已矣故曰罪莫大於可欲由可欲故不知足則雖有餘而不止也是爲禍有餘爲禍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由不足是故欲而得之則黨怨之招兵之所由起也而爭奪無已咎莫大焉故曰咎莫大於欲得故不知

足者、雖足而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可知矣、

息齋註　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爲民、天下無道、則能使民爲兵、人能有道、則能使兵成兵、人而無道、則能使兵成兵、可欲者愛也、不知足者貪也、欲得者取也、由愛生貪、由貪生取、衆取橫生、遂爲無窮之咎、若知愛取不必外、是謂知足、知足則無不足矣、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凡行見爲、外之則勞、內之則逸、

第四十七章　贊筆　吾道一以貫之、凡道之在天下者、大小有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惟葆其明知、養以天和、久之而後成其行之也、夫勞勞日拙、以出爲知、以窺爲見、散其行也、

有言聖人其所以不窺不出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見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性為一切所蔽，耗昧於動止，顛倒於當途，見不出視，聞不出聽，知不出所狃，不知聖人閑道而復，道充而知，乃欲出窺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道之體復，非特名而知也，不勞而成之也。

呂註：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果何邪？見天下之所以為天下，物我作止，則不出戶而知之矣。天道之所以為天道者，果何耶？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生息遠化，則不窺牖而見之矣。今夫天下之大，固無窮也，必待出而知之，則足力之所及者寡矣，所知者幾何哉？必道之遠，固不測也，必待窺而後見之，則目力所及者寡矣，所見者幾何哉？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故不待行而知；見天道之所以為天道，故不待名而見。夫何故？以其備於我故也。知知於所不行，名於所不見，則不為而成矣。

章安註：出戶而知，知其所可知；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以知知以見見

乎、出戶則離此而有所知、其知能幾也、窺牖則卽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雖不出而無所不知、雖不窺而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使然者也、天道者、物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於出、何待於窺、聖人不出、而本乎所在之使然而知、不窺而本乎所在之自然而見、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見、能知見名、故不爲而成、成其所自成也、

息齋註 出而求天地者、求其形也、天地不可以形盡、而可理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若知其理之在此、則雖閉戶可也、聖人知周萬形、而不執於形、名因諸見、而不留於見、故若不事而事行、故曰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天下常以無事、言凡天下巨細之常、取愼於無事

則之新者先之故□不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八章

贅筆古之學者爲己故日益以求明道道兼萬物故損已以求遂物物我順遂故又損以至於兼忘兼忘無爲者也無爲之中有無不爲者存行化於無事之時而有無爲之用惟無爲乃能無不爲無不爲乃能無爲也學道者自有以求入無無無不爲而無爲也得道者自無而同於有無爲而無不爲也不居爲執化其有無而之於天下之事耶有事無事矣天下之爲耶有爲無爲矣

羅什註損之者無麤而不遺遺至於忘乎不善故曰損之然後無細而不去去至於忘善故曰又損之惡善者非也善者是也既損其非又損其是故曰損之又損是非俱忘情欲一致德與道合至於無爲已雖無爲復萬物之自然故無不爲也

蘇註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僞爲無一非妄去妄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凡所爲而不失於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事理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事理而爲之而天下事理順安於是矣

呂註　爲學者未聞道者也未聞道而求之不得不博故日益爲道者已聞道者也已聞道而爲之期於無爲而已故日損而損之者未免乎有爲也并其損之者而損焉而後至於無爲無爲者寂然不動之謂也無不爲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謂也爲道而至於此謂之絕學無憂謂之神無方而易無體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也由此觀之取天下常

以進求、而損者或難於强致、惟至明者、方能脅地脫
落、乃至無爲之地、故能無所不爲、而應用不窮、施於
天下綽
綽然矣、

息齋註 爲學所以求知、故日益、爲道所以去妄、故日損
知不極、則損不全、故日益者、爲日損之地也、若
損之又損、妄去眞全、則無爲矣、至於無爲、則凡有爲
未嘗不無、此又未易以損益論也、及其無爲之至、雖
天下之多、而一貫之也、若以有事而生事、雖
眼前之一物、尚膠纏乖錯、而況天下之多乎、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
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

皆孩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故無常心、惟上帝降衷於民、故以百姓心爲心、惵、音疊、恐貌、渾、上聲、厚也、

第四十九章

贊筆、天下皆赤子也、聖人以赤子之心、應同赤子、故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不敢以己心爲心、以百姓心爲心也、雖天下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聖人一德之而惵惵焉不敢有爲、以無爲之中而無不爲、爲使天下渾其心、既渾其心矣、而耳目一法、聖人皆孩之以無懷氏之民、而養之以葛天之民也、

蘇註、虛空無形、以萬象萬化爲形、萬象萬化無形、以大道爲形、大道無形、以虛空爲形、虛空者、大道之體、萬象萬化者大道之用也、大道之心、天地也、天地之心萬物也、靈於物者人也、靈於人者心也、靈於心者道也、是道心也、固萬物之心也、聖人不自有其心、一有其心、使非道心、故不自有其心、以百姓心爲心、故無常心、以天地爲常心、以天地爲常心、故無善不善

信善之彼皆注其耳目以觀聽之而聖人皆還之

以嬰兒也夫是而後釋然

皆化復其初矣天下始定

呂註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而莫知其鄉莫知其鄉則非方所之可得出入無時則無常體之可測神則若是聖人之心亦若是而已夫聖人先得人心而盡者也故無常心而以百姓之心爲心猶之鑑也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聖人之視已心也如此則其視百姓之心也亦若是而已則善不善信不信於本然之德亦何常之有哉故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知其心之善不善無常而以德善之故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知其心之信不信無常而以德信之故也以善信之德固常也物得善信以生謂之德形得以神神謂之性性修神淨德至同於初德初之謂性始性始之性固至善至信也明矣由其生也之習物欲所蔽生也之受氣稟所拘習受之淺深故有常不常之德信矣聖人知

常不常於常德之常何與故於天下也慄慄然不已為百姓渾其心使善者信者不自異而不善不信者不自棄不異不棄心渾然矣唯聖人之為視聽矣無思無為同於赤子矣赤子之於聖人唯慈翼而已

元澤註善惡生乎眞妄眞妄之由也幾希公於大道者則不然雖目覩善惡而心無殊想矣故聖人因世之情强立毀譽而心知善惡本非其寔故不善之與善非憐而恕之則原而有之矣夫善惡之忘也乃眞善也是以萬法雖殊等為寔相信善與非混為一體知一切僞無非妄者故能覩不善猶善知一切妄無非寔者故能視不信猶信當妄知寔當寔知妄此聖智所以異於衆人也

息齋註甚矣心之為心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遠不至無物不玄而世人蔽心於淺鮮但以分別為心故妄有所見而狃焉遂失其全此莊周之所以謂斥鷃之笑大鵬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而吾心亦無所不存故無常心以所存之心而應所適

於天下無不信者也是謂之德信常怵怵然恐天下之人德有心而穿鑿取與不見夫大全故每爲天下渾其心而有以全夫樸初之眞而天下無不善信者矣

宏甫註 百姓有善有不善而聖人皆善之百姓有信有不信而聖人皆信之夫聖人曷嘗有善信之心哉一以百姓之心爲善信故也是謂同德之善非一人之善故無善不善同德之信非一人之信故無信不信是謂德善德信也夫天下之人各一其心也久矣聖人則合天下之人而渾爲一心百姓皆注其耳目以觀夫聖人之以嬰兒遇之也是以不矜不惱同然皆化而一矣此太上所以治世也所以能無爲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

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皆以出爲生入爲死也故慨夫生死之徒尤慨夫動之死地者歸重於善攝生者以其生無死處也蓋生必有以攝之方爲盡天賦之職而必在善攝焉以厚生而戕生者非善攝也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南蒼黑色爾雅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第五十章

贊筆人之出入死生之機棊論之若而生若而死死不若而死死生句得三而共居九坤乾之數始於二一行於六九而十乃乾之叄坤之極轉替之交剩一爲奇者也蓋得此一之奇人陰陽爲之伏復而況虎兕兵甲不爲之伏服也耶無死地者有道生焉

[illegible]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之精以自滋

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十、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爲厚生者、常趣於不知足、不知殆、故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善攝於不生死之中、故一也

呂註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則生死相爲出入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則由生而得生、非幸生者也、死之徒十有三、則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則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非不以生爲事、顛不得其道、而動之死地者也、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由其狗生、由死得死者、固不必論、而以生爲事、而反之死地、其失爲在此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者、以至仁化暴、至善回凶、善生惘生、至生無死、況非橫之生者、有不依乎有道之生、而正生者乎、

元澤註至人不知死不知生故亦莫能死莫能生故曰未嘗死未嘗生也彼偏乎空有執見貪妄而與生死爲徒者及狗欲爲營動之死地者凡是三類所見則殊而原其所以迷大道之至正而不免於生死者則一也其妄厭其生而趣死不明非死而趣生及嗜欲狗生過厚故耳或曰彼爲道而至乎枯槁者豈非生生之厚乎曰吾之所以爲我不死不生湛爾常一者唯當息貪妄而葆眞元而彼乃執其所見更爲枯槁故雖志趨空寂不知流於斷滅心貪罔上不知有我之无者也無死地者由其無生無生非斷滅也湛然常生者也常生而不自見也不自有也眞照照冥冥而常住無方者也此中國之聖神西方之佛眞也若然者變化無常乘虛觸寔無往不通則物者欲有之而不得況能傷之乎或曰然則何以謂之攝生曰攝生之至而攝化也降此一二便爲死生所有故攝生必至於此然後常存也比於含德之厚又進矣

蓋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爲道超然於死生

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寤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寔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止通萬古而長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將以奚為死地哉

筆乘 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卒居其九皆欲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兕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者攝治於生道之常不至於貪妄過厚之失生攝至於至善則無生而及化矣故兕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及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無地受者無隙乘也况至善及化乎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於十之中闢一自攝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體至道無生也蓋道降生生至道之上無生也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道能命萬物而尊貴非萬物能命道尊也故曰夫莫之爵命而常自然也雖常自然故道生不有德畜不恃尊貴不宰天亦曰亭毒萬物所以亭而毓秀毒而結成也

第五十一章

贅筆德者天地之合而道則所以爲天地也故萬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而於亭毒之先後天非長養覆育之功不能成其用能也故四時殊勢因勢而成之一道化成因物而形之是故道生之命德畜之爵而萬物之所以稟序也雖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命焉而常自然雖自然也是謂天地玄合自然之

六注言者道也其所以畜者德也傷物以能形其形者由道能生之而化勢以能成其成者由德能畜之而運萬物以能生化故尊道以能畜運故貴德道德以生畜運化之故自然爲萬物所仰如生生之父母不知然而然而尊貴若是也是以道德有以生成教化也然道者妙物之眞德者妙物之凝故稟其眞謂之生含其凝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權其用謂之亭量其成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傷謂之覆此老謂道生之德既生之而不執有既爲之而不矜恃既長之而不宰制此之謂玄德管晚章言人參於天地而道德遂此章言天地之生物而道德尊是以生畜之辭同理通而營魄之用不同也

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言牧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不自形唯窈冥玄默因物而形其形以見夫生成化育物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

古治亂長短之勢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母、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難名、故非可爵命而常尊貴也、特命而有尊爵而可貴者、非道德之尊貴也、

呂註、萬物之生、常本於無名之始、而其畜常在於一而未形、而物得以生之際、無名者也、一而未形、際有名者也、及其爲物、則特形之而已、已有形矣、則倮者不得不倮、鱗介羽毛者、不得不鱗甲羽毛、蠉動濡翹者、不得不蠉動濡翹、芴苣蒙植、住留騰伏、皆不得不然也、以至稚而壯、壯而老、一皆自然之勢成之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然則勢出於形、形出於德、德出於道、道德本也、形勢末也、本尊而末卑、本貴而末賤、內本外末、所以常守道德之尊貴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此其所以能以無爲之柔弱、而勝形勢之剛強、則王侯之所以賓化萬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然則雖曰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而德[illegible]

[illegible]

尊故雖命焉而常尊是以生而不有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穆乎玄德之謂也

元澤註物各得其道以生故但為德畜之而已德畜而成形則物而已矣物有其形各因其勢而成狀故道者德之得德者物之得勢者成之得明乎道德則形勢可知而功應無難為矣命於天則為天子命於天子則為諸侯有所受命則出命者能賤之矣唯道萬物之先而制其命故無有能命之者而常自然

息齋註物非道不生非德不畜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成莫不以道德為主道之尊德之貴至於雖名難言矣然不自尊其尊不自貴其貴其施於物非有心於物也莫之命而常自然自然而生自然而畜凡所以長育成熟以至於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由其自然故未嘗望物之報生不辭勞施不求報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

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兌、口也、所以兌出入也、人之有從出納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鴻濛卽此義、見其微曰小、守其妙曰柔、遺、去聲、襲常、密相襲而常也、記曰、揜而充裘曰襲、

第五十二章

贅筆始爲無極之眞、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之所自、旣知其子、復守其母之所始、愼內閉外、入於窈冥之門、終其身而不勤、知微知彰、見彼秋毫之末、用其光而復歸其明、母持強以去柔、毋妄作而遺殃、潛潛習習、襲以爲常、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而無名、則物之

道故終守其母也凡天下皆具是道然常患夫狥物忘道開其悅之之心濟其外擾之事至以終身而不救悲夫夫以終身不勞而成者唯塞而閉之閑邪存誠雖應而不狥也悅之所開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強之致敵始稚而漸壯知稚而漸壯而守柔可謂誠矣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故用其光復歸其明蓋光與物接而不擾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殃不道於身而成性存存相襲而不絕矣

呂註自天而下皆生於無名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聞道易得道難得道易守道難今我既得其母以與心契矣非特開之而已也則知天下之物皆道之所出而我常守之而不失則天下莫能以其所出而害其所自出哉此其所以殁身不殆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此則守其母之謂也心動於內而吾縱焉是之謂有兌有兌則心出而交物我則塞其兌而同光同光則心不出矣物引於外而吾往焉是之

謂有門、有門則物入而攖心、我則閉其門而渾忘、渾忘則物不入矣、內不出、外不入、離萬物之變、芸芸於前、各歸其根而不知矣、夫何勤而勞之有哉、古之人有能廢心忘形、此之道也、若開其兌而不塞、濟其事而不反、則我之心、有為物之逆旅、莫適所守矣、亦何恃而不亡哉、此其所以終身不救也、夫唯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故曰見小曰明、守明微之貞柔而至不動也、強於此者孰甚焉、故曰守柔曰強、靜極復動、慧照而復歸其明、不致於狂慧以遺身之殃、如是則襲於至和而常襲焉、深不可以測識矣、

息齋註

道為物母、物為道子、古之得道者、能使子母不離、而道物為一、蓋物從道出、物不異道、子從母出、子不異母、物不異道、而世欲棄物以求道、子不異母、而世欲棄子而求母、本不異而自異之、是以終不得而一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知之守之、則左右逢其源、有不難者、凡物不自道、而用物以遺道者、以

[illegible]

微若自小而謹之自微而養之雖小必明雖微必强
故曰見小曰明守柔曰强明者本也光者明之所自
出也元明爲本其末分而爲視聽覺觸者皆其光也
道自本流末學自末求本故曰用其光復歸其明是
謂襲常常卽本明光自明生光明
常襲以至圓明而道母在是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
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資貨
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介然確然也又交際又細也施
者嗇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
爲徑除治也又去也朝昭潮二音朝甚除蓋猶丑詔
之寅恭書謂寅亮天工治於此者而以下紛擾自然
而從本治也鷄鳴而起孜孜爲利不務寅恭自然廢
本務末甚則爲盜夸之行也夸誇同張美也叔夸誕

第五十三章

賛筆大道不有其道故曰如使我介然有微知之際而行於大道也惟施是畏蓋君子之道費而隱未嘗不施而於大道之施也微而難固大道甚平且常惟平常而難施也畏施非其道也民故忽於平常之道迂也而好大爲奇趨於捷徑不知非道也哉故於朝也荒乎清明在躬者君子也去乎清明營惟者欲者遠君子者也故於身家之治覘乎本末斉距之徒覘乎趣舍憂悔吝者存乎介

韓非解　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良田荒良田荒則寶倉虛寶倉虛則身命貧身命貧則生生之業絕生生之業絕而猶務飾巧智服文繡逞强利薄素餐欲盈非分之欲壑此近盜之行猶然大言以夸世其於道也非哉

[illegible]註　老氏若曰設使吾茫然若無知道之心始欲希

不合於大道也夫大道之云亭衢也亭衢平易無徃不達以其大直不患微宛而世人欲速由於捷徑是以崎嶇迷惑不達所趨故聖人病之慎所施教畏其導民於邪僻終不合於大道焉噫入其國觀朝野之除治與非其政教可知也故朝廷之事甚除其有他好而致之乎若然者田蕪而倉虛末降而本虧矣猶然饜飫而蓄貨財不知陰耗民用凡幾也豈可張美乎是以聖王之治去其泰甚以無不爲而端拱無爲爲執中以御天下之過者也故民力舒而國家富有老成服而德命維新所謂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其在此乎

蘇註 體道者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使令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凡所施與苟非自然有足畏者矣夫大道甚夷無有險阻世之不明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捨其自然而趨於偏勝獨好者不知大道之公乎天下者也故有道之爲天下計不敢以巧飾饜飫資貨以顯其身恐爲盜所夸倡也是以畏所施

呂註聖人之於道方無思無爲而或介乎有知有爲之際其於大道之周行不殆者恐有施而不周也夫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行若無行則夷之甚者也而民乃欲執知而明甚爲而行好徑以求達故於大道也遠矣夫人之有生歲計之在於春日計之在於寅故日之作也不務本德而身心荒殆田倉虛蕪尚然盛服帶劍厭常饜飫豈非廢家珍而不寶盜他物而夸耀者乎故爲有道所不取

息齋註道不在知云知者不知也是以聖人之於知猶云介然而大道之於施猶云是畏故眞道必明以所知有限而無知故無不知者也大道自施以所施有限而無施聖人之於無施無聲臭之可聞故無不施者也而於有知之施也不能盡大道之體故惟施是畏是以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好徑者强不知以爲知而便僻其行者也使行於無不知而無知則凡所見聞無非道者豈不蕩蕩然廣大心逸日休哉後世不然朝除其庭則外飾者至矣田任其蕪則心不

所用之空為盜夸如此則去道遠矣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抱道建德非眞知至明大有力之英雄固不能不為人所援為己所脫也

第五十四章

贅筆世之德業文章不援不脫於沒世者在善建其身於道德善涵精粹於抱藏時至於眞而玉潤山輝珠明淵沃故能顯仁藏用也是道修之身而至於天下者由其德眞至於乃餘長乃豐普而然也故吾何以知之哉觀以天下之若是修身也

蘇註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惟聖人知性之眞蓄物之妄、審至於冥合於身心、而其德日益以積、故若無所建立、而建有不可拔者、抱至於無所不抱、而寔無所不抱、故抱有不可脫者、不獨當時不拔不脫、至於後世觀承不輟也、身修既眞、推其餘、推其長、推其豐、推其普、以及家國鄉天下、皆以德眞修治、而天下平也、天地之大、固世俗所難知、然其由本之治、理可推而知也、以吾身觀之家猶是也、以家觀之鄉以鄉觀之一國、亦猶是也、此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呂註 凡以有形而建者、未不以有形而拔者也、惟爲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凡物以抱而固者、未有不脫者也、惟爲道者抱神以靜、則善抱而不脫矣、夫惟所建所抱者如此、則其祭祀不輟者宜矣、世之所謂修德者、或遠不及於天下國家、而不知

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之說、猶蒲盧也、然則何觀而修之身哉、以身觀身而已矣、何謂以身觀身、今吾觀吾身之所有、何自而有也、又觀吾身之所以觀者、何自而觀也、旣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觀之所自而觀、則所以修之身者、已備而足矣、而無待於外求、及德乃修之眞也、而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於天下者、用是道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

毒曰螫、螫、音釋、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拏曰據、攫、音霍、攫鳥、鵰鶚之類、以距取曰攫、以羽取曰搏、搏、音薄、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握、約屋二音、朘、同、子垂反、赤子陰也、作、起也、號、平聲、嗄、沙去聲、聲變也、祥、吉凶之候、以生有益、益不善益也、物壯不道、三十章言處事之喻、此章言守身之喻、皆明強當早止、

第五十五章

贊筆 赤子之心道也、赤子之體德也、毒蟲鳥獸、不但不干、倘欲保之乳之翼之耳、而握固、而朘作、而不嗄、雖有動、而動出於至和者也、含德厚之至、亦若是而已、惟知和而常、知常而明耳、不使形有益生之害、心有使氣之強、故強壯者則近老、不使者則近孺、非有道者、不能、不使也、夫能常保其赤子之心者、其唯大人乎、

蘇註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由其精和之至無心而常明者也、夫物之有敵者、由其有貪狠傷殘之心、故氣類之招冦致敵也、嬰兒之至和無心、孰

不善其所善而爲之化乎夫仁者以道生而善生者
視世人以貪生而益生故益之非道而有以害夫善
生者矣夫人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强其矣益
生而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曰入於蹶强而
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當早爲之省

呂註 人之初生其德性至厚也比其長也耳目交於外心識受於內而益生日益多則其厚者薄矣爲道者損其所益生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身修反嬰嬰至則同於元矣故身心順理皆自然也或因損而益之非外益其益也雖有道者明是言夫德厚至於赤子之元雖無爲而不可益矣況益之非道哉夫赤子之爲德特其受沖氣之和積而未散而猶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況夫充純氣之守通乎物之所造而其和大同於物者夫孰能害之魏文侯之問子方師是也蓋雖精爲能致和何以言之今夫赤子不知所取而握固不知所與而峻作無心而精之至則和之至者也使赤子而有取與之知則不一而粗矣

其能如是乎故夫反德脩身之士終日以骨弱筋柔而握固不知所與而朘作以無心而精之至而致和者也使士而不聞夫道其孰能與於此乎以士之致和而有以況乎赤子夫赤子之無所憂慍也故雖終日號而聲不嗄則和之至者也使赤子有所憂慍則鑿而不和矣故士脩以不鑿而致和以至於元則精之至者矣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精而至於相天則其充純乎元氣之和以至大同於物亦何足異也故致道之極則至於復命復命而至於常故知常之爲常而精精明明矣道德雖有天元人元之謂其致之至之則同於自然之常而後有益生使氣似物壯則老而不能反乎初而不老者柔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

貴清靜以塞者，欲愛悅之端，此則宗道無言，故與損

聰棄明之說，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已見第四章，然

彼則就道以論功，此則據人以明行也。須深體究

第五十六章

晉箋體至道者，動用無非道，而不能以言言也。可言之則非體至道，而以

知言言道也。真知道者，言不能竟也。唯閉塞其

實，挫解其特往，則來不炫不異，冥然天造，故不

可得而親疏利害貴賤之，斯其道，

豈偏人偏我所能爲，故爲天下貴。

蘇註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不盡然言，能言者，不盡然知，唯塞兌閉門，以閉存乎正，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玄合乎變，感默然而成，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

所以爲天下貴也。

呂註　道至於至、則知之至也、知之至、則默而成之、何所容心哉、然則知至道者、固至道無言、今以言言道、則言非至道也、唯言出於無言、爲至言也、以知知道、則知非至道也、唯知出於無知、爲至知也、唯知之不以有其知、方爲眞知、言之、不以有其言、方爲眞言、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默而成之之道也、若然者、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就利、不違害、故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榮通、不醜窮、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夫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物、而物能賤之、不可得而親疎利害貴賤者、則貴在於我、而物不能賤之也、其爲天下貴、不亦宜乎、

碧虛註　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況妙道乎、所以

之見於何而生哉故至人之遊處顯則與萬物共其本處晦則與虛無混其根語默隨時而天殊卮言日出而應變是以謂之玄同也

元澤註 不言者非密而不言誠無所事言何則不見於一曲故也故無方而無不在物物而不物於物故物不可得而親疏貴賤之也可得而親疏貴賤者物而已矣彼玄同乎知言者故道同而天下皆貴也

息齋註 玄同之德固知者不言知言之不盡也而言知者固知其未言見也何有於知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謹其出也閉其門閑其入也挫其銳者治其內解其紛者理其外和其光者抑其在已也同其塵者隨其在物也無出無入無內無外無已無物是謂玄同既得其同謂之親而莫辨謂之疏而不能謂之利而孰就謂之害而孰違謂之貴而無居謂之賤而無定凡物不足以名之故能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疏，我無為而民自化，故法令簡而天下忌諱少，民不至於甚貧矣，而要至於復性。我好靜而民自正，故國家兵偃，民之利器，已於安土熟仁矣，而盜賊自無。我無事而民自富，故理教明而民之技巧，已於凡百工農矣，而奇物自無。總成之以我無欲而民自樸，必至於至儉，以我無情，民樸而有以清矣。清同上下一清於穆不已，而攸久無疆矣。

第五十七章

贊筆論道經邦，行權應變，總欲措斯民於長治久安而後已。唯聖人不待其變亂紛更，而攝化常於無事之時，故無為自

天民矣非軒皇之世乎

蘇註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雖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惟體道者廓然無事以無事御天下而天下富而歸治矣是故君人者忌諱多而下情不達則貧而無告者衆而爲權謀滋而爲利器矣不務本業者趨於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之矣患人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相趨於盜賊矣夫國之正奇有道固以奇措而不用治在於正常無事之時乎

呂註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其來久矣則其所以治國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國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奇者應一時之變者也以奇不能不有以爲者也國之不得已也以正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者也治國而無所事智則以無事之時而以無爲以取天下也明矣故曰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夫唯爲不出於無爲而至於有事則天下多忌諱民以避其所惡則失業者衆民彌貧而多爲利器矣故趨於奇巧詐僞其下有難測者國家滋昏矣此法令所以滋彰而盜賊多有也夫法禁於法之所加令行於令之所聽而不能禁於法之所不加令於行之所不聽也故民貧而多利巧則令有所不聽政亂而奇物滋起則法有所不加矣此所以愈彰而愈難治也吾何以知之蓋以吾之富有無爲起居動用之常充然應乎吾治也而於天下也亦若是矣則知貧而多事不能應乎吾治也亦若是而可知矣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取天下常以無事之道也蓋其失之也由其已治而欲更治之則反擾之矣故政煩而忌諱多甚則有不可勝言者身心家國一體也可不慎歟

息齋註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

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由我一身之無爲淸靜自然化被者也、凡不順乎情而以一已爲治者、則紛紛有爲、而忌諱多、民業失常、日遷徙於貧矣、旣而救貧故導之以利矣、民趨日甚、失其本然也已甚矣古於今也、齊民者備矣、不可復加所爲於其中也、是以示以無爲、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以無欲、以救復生民之本、至以無情民淸非放勳之至、民故難名焉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祅。民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音門、藏心於閑闇之内、缺、殘缺也、又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不厚故人望之而失也、極、至也、則也、止乎無以復加也、過此而爲亢爲復、不敬此而爲遲爲留、祅、通作妖、孔臧

賦棄常爲妖、妖、幻也、奇、異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言人心不固、爲德不常、故中途而變、以至有禍福倚伏盈虛消長也、故曰孰知其極、極者、無一事不用、無一時不在、無一物不有、其在於物之時事、以正則之、以常揆之、而以攸往也、故吉無不利、易謂自天祐之者、天物天時天事也、天固常、故無不祐、無不利、無不攸往也、廉、恬潔退也、又隅也、劌、音貴、傷割也、是以聖人不割不劌、各因其材而篤焉、

第五十八章

蓉筆、道無往而不在、體物而不遺者也、故禍福倚伏、孰知其兩端之交復也、孰知其止於至善之平準也、以其無以正之爲常耶、故正者、過不及而反復爲奇、善者、過不及而反復爲妖、其以錫汝保中之常體者滯正衡於兩端之時用者不經、故流爲幻異耶、何信至之不固耶、慨夫迷於此者、民之相沿固日久矣、是以聖人立同其三極三正、而稍始得其環中之常運焉、故以其方爭不割、而廉退不劌言

民淳淳焉主體於中和而合度不致缺缺焉有無過不及之悔吝也

蘇註天地之大以世俗之見固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唯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其政悶悶無所明而醇醇之風民漸復矣若夫不知道之全體純正而該中也而以耳目所知爲至方且以爲福不知流於禍伏矣方且以爲正不知流於邪異矣方且以爲善不知流於幻妄矣區區以察察爲明不知察甚傷物而猶不悟其非耶以其惑於小知而迷於大復故也是以聖人不割不耀目望其復而物性有以全

呂註以正治國以無事取天下則其政悶悶悶悶者言其不以察察爲快也故其民淳淳淳淳者言其不淺於薄也以智治國以有事爲天下則其政察察察察者更張煩擾故其民缺缺缺缺者言其不全於樸

也淳淳故安於德性而不爲禍福奇正善妖之所遷是以不澆於薄也缺缺故避禍而未必免求福而未必得方將以爲正也而有以爲奇矣以爲善也而有以爲妖矣而禍福奇正善妖未知孰在徒令智多而難治是以不全於樸也何則時有往復治有變常禍福糾纆至有所拂者有所宜有所拂者世謂之禍不知因禍修省則福所倚也有所宜者世謂之福不知因福恣縱而禍所伏也則孰知其至理者而明之以趨避也夫正善失而爲奇妖則知奇妖化而爲正善可知矣則天下之禍福奇正善妖果未可定者以其無常也知無常之不定則知有常之能定乎無常也民之有知以來迷於無常也其日久矣奈何正之以察察不常之政而失民醇常德之樸乎故聖人不以一人斷制利天下而以民德復民故不出位而治

息齋註 其政悶悶以無得求於民故其民樸而淳淳其政察察以有得求於民故其民離而缺缺夫以無得翻爲有得有得翻爲無得正如禍福之相爲倚

民之迷於習俗也久矣而難化於大道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賞刑政治蓋有設而不用其極則能使奇者反而爲正祆者變而爲善故曰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引中人而陷於小人之途矣不可不愼所施教

農師註其無正耶蓋言其有正者固不至於偏倚而無至正純正禍福醇醇故能超然乎吉凶之表而孰知其極耶若夫未能臻於至正之地而流於倚伏之途循運如輪其何時而止也固民之迷於此者久矣唯聖人憂之故於方不割於廉不劌直教之而不肆光用之而不耀故其政若悶悶焉藏心於明而葆光者也久道化成故民醇醇樸全而不缺更有望夫孰化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音澀。不外施而內誠實也。早服。謂早有內服誠實之重積也。由此則無不克。克而莫知其至者。可以有國之母。可以長事天。而有以治乎人之長生久視之道矣。木之根曰柢。花之根曰蒂。根。木之本。一本之花木果實。皆從根蒂也。

第五十九章

贊筆　昭事昊天。施誠篤。嗇而包。夫唯嗇。是謂深根固。早有之樸。服從根蒂之樸者。踵深踵固。是謂踵踵重積。重積則無不克。無不克。則會於宗而有國。宗國之母。德可以善天下。可以長生久視

韓非解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早具道理。夫能嗇也。是服於道而從於理者也。人之罹

早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則故德不去、孔竅虛則新和日至、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日至者、早服者也、故曰早服是謂重積德

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劌、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從也、苟有至誠之奇而服從之、則謂之重積德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無不服從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治事有國家者彼世之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則天下測知其淺深、而干忽之、雖欲無不克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者、有以基養其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深根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嗇之義深矣、實矣、

呂註、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則以此所以爲治而有以事天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唯嗇也，其精神充裕而不用，則是早於諸等之先而服從之也。苟爲不嗇而費之，至於神敝精勞，雖欲反其精神，無由入矣。其於服也，不亦晚乎？故曰：夫唯嗇，是謂早服。人之生也，固足於德，誠能嗇而早服之，則所有之德，日益以積，故曰：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安往而不克哉？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夫無所不克，則孰有知其極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莫知其極者，有大物者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而物，而以不物而物。以不物而物，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以不物而能物物，物物者，該天下之物而物者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者，物物之子也；物物者，有國之母也。母子相守，歿身不殆。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然則嗇之爲道，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精神者，生之根，嗇而藏之，則根深而生長矣。長生者，視之蒂，衛而保之，則蒂固而視久矣。

惠卿曰：外以治人，內以事天，皆莫若嗇。嗇者，無所不嗇

有所積。積於無積。故無積不積。無無積不積。故能無勝

不勝無勝不勝。是謂無不治也。無不治。則可以

事天矣。人何以知其能然哉。由其有本故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蒞音利。臨也。視也。傷如勞傷。擾傷。謂如其鬼。原不求備於人。而勞擾也。以有道

而不神也。不神之謂不靈。非不靈也。以有神主之也。

聖與神同。聖神同不傷人也。聖神者。均所以治化也

以無爲之道。御民之自然而已。故不以有爲擾傷其

天性也。夫鬼神固無爲而洋洋者也。雖聖人亦以無

爲而洋洋者也。非仁如天。智如神之謂乎。聖神與

民一德。故雨暘時若。太和作而物無疵厲夭札矣。

第六十章〔賓筆〕

以道而無不化育生成者也。聖人

體之以無爲。養之以妙有。德合重玄。故

幽明一致，與鬼神同安其所安，交孚一德，以蒞臨天下者也。夫烝民之於天下，猶小鮮之在大鼎，量加調適，一任自然，火候足時，元氣充然而出。夫聖神之於天下，非無能為，非無能靈也，以民生之微，不可為而擾之，恐不堪其傷也。夫兩不相傷，故樸全之德，兩相交歸，而不居不有，民德歸於厚矣。

蘇註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恐，則物莫能傷，鬼無用其神矣。非無所用神也，以人從於自然也。夫鬼神二氣之良能，良能者妙化也。該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也，雖聖人憂之，故體良能妙化，而蒞以無為自然於無憂也，故人鬼安而各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至德不德，交歸之於蒼蒼冥冥者也。

韓非解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撓其實

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爵彌大、凡法令更則利害
易、易之非道、則民失常務矣、故事大衆而數搖之則
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
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苦其民、是以有道
之君、貴靜重而不變法、貴德常而不縱怠、故曰治大
國者若烹小鮮、夫人失於常治也、故致疾而貴醫、致
禍而畏鬼、以聖人在上也、民少欲而疾禍無、血氣治
而舉動理、是以痤疽勞損之害不作、刑罰災禍之患
不侵、其何人鬼之相傷乎、夫以道蒞天下、使民循乎
天理而不悖、鬼神安而不相傷也、鬼神循乎天理而
不紊、人物安而不相傷也、由聖人在上、以無爲體神
不以有爲傷民故也、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
焉、言其上下交盛、聖神之化、俱歸之於民也、

呂註 得有國之母以治國、雖大無難也、烹魚者不可以
煩、而烹小鮮者、尤當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國者、
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則傷矣、以道蒞天下者、故大
制不割、不傷之謂也、及其至也、則其鬼不神、非不神

也以其神本不傷人而全乎人者也何以言之鬼之爲道非不神也厥厥與雜擾而見其神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唯聖人也爲能以道蒞天下吉凶與民同患故使人不淫其性不遷其德無偏喜偏怒以干陰陽之和所謂處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也則是聖人本全人於不傷人者也雖聖人唯能陰陽和靜鬼神不擾萬物不傷羣生不夭則其神洋洋之盛如在其兩間而昭著其靈響而神焉聖其神焉而人則默而悉之焉耳故曰非不神也以其全人於不傷而人不知故不見其神也使聖人之於人不能全其樸而傷之而人失其性至於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人之所以傷神者爲多則神其能不理之乎夫唯神不傷人則人歸德於神人不傷神則神亦歸德於人矣故曰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息齋註 聖人之道充餘爲治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怪道通爲一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爲道道豈有傷人者乎明

鬼之心交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

程俱論 聖人不傷民固也、而猶之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神之於人、均在道、道之於人、猶魚之在水、故不可擾、而魚自安、不可擾者、蓋以自然之道而已、而民之蒙之也、其生也泊焉順矣、其死也寂焉安矣、所以善其生而善其死也、夫善其所生、則與鬼神同順、善其所死、則與鬼神同安、如此尚有祟厲之爲哉、

宏甫註 烹小鮮、擾之則爛、故聖人以無爲治天下者、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能絶之使不神也、蓋至德符天、至聖同神、夫聖人唯恐其民傷也、憂以保之、固聰明睿知、是以有臨、聖其神之一也、亦何姦之有、而爲之傷民乎、夫有所威福者、即傷之矣、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

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大國者大人之道也固謙尊而靜勝者也小國者衆庶之道也固卑虛而動附者也而獨以大喻牝者以其天下之交歸也下以取者育德於虛受自然也下而取者法上於虛呂黽勉也小國而下者有當為下之意取易足量以樂附之易遂大國以下者有難為下之意取難足量以兼畜之難能兼畜者兼以畜養德教也入事者入以事其觀感也故大者宜為下以涵養其所以為大

第六十一章

贅筆道為天地根是為萬物母雖榮尊於上而其用每在於下雖仁慈尊動而靜勝之德每處於虛名雖有天地萬物大小之分而遂其生成之欲則同夫為其根為其母猶大者之靜下也

蘇註猶衆星之拱北也大國能下則小國與保之小國能下則大國惠懷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呂註大國誠能以謙下牝交之道以致天下之交則牝亙以靜爲下而勝牡之道也故大國以下則小國自赴下以取德於衆畜者也小國而下則大國謙與下而取德於畜衆者也蓋大國固宜接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固宜承上不過欲入事人下以接德下而承德兩者各得其德而泰交一德能如是者大德愈六而小德致大故德日裕而其命日新矣是在大者有以先其德命也

息齋註國大而能降以求物則物必交歸之牝以靜而下物故牝常勝牡以大國而下小國小國歡從而大德敦化矣以小國而下大國大國歡容而小德川流矣故大國或下小國以取小國或下大國而取者各獲其心之謂也故大國不過欲畜德以兼懷小國不過欲入德而事則夫如是兩者各得其所欲孟子

子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故大者尤宜爲下、

吳註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爲天下衆水之交會也、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也、以動者煩而靜者逸、故曰以靜勝牡、以動者仰而靜者俯、故曰以靜爲下、大者不恃其尊、謙虛以下、則能致小者之樂附、小者自然其卑、克虛而下則能致大者之樂育、下以取、有大而俯順之易、下而取、有小而仰附之難、故大者欲兼畜牧而已、小者欲入事長而已、夫素位在上者、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宜爲下、

林希逸註 兼畜入事、不可以淺淺看、不過者、言無過於爲虛下、而不滿之意見於言外、故大國小國、二者皆非其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不滿爲宜矣、故能成其德量之大、此乃一章之結語、故凡經意、每於天地國家之大而易見者、以明道之大、大而能化、故無行非道則其易見之小者可知矣、一經之意、往往如此

明德、此言最當、顧當沈潛翫味、而辭互深長、惜切乾

明之意自見、如元濟

之於人、不可一毀也、

道者萬物之奥。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奥、音抝、猶家之堂、堂之室、室之奥、一家之最深邃處、為最尊者所處、朝聘之禮、以拱璧駟馬為至貴、何設問、不曰、反詰正言之、

第六十二章

（發筆）道之奥、萬物之所從出、為善者之所寶尊、而不善者之所尊保也、故有道而尊足尊、無道而尊不尊、故道之於物、子母也、物之善否、於有道者何棄之有、古之所以

貴此道者、豈不日、求以得免夫吾之不善、而推以及夫人、以免夫不善耶、故天子立、三公置、美言尊行、可市可加、而處於道之奧者也、故爲天下貴、

蘇註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唯道之於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莫或由也、夫賢者有而知由也、尊行而爲之寶、故曰善人之寶、愚者有而莫知由也、或行而爲所保、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眞還、雖欲指爲不善、不可得也、故於人無棄、立天子、置三公、所以位乎道物之上者、民卓爾瞻焉、是效是則、不日免於其非耶、故雖拱璧駟馬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爲多也、道本在我、求則得之、道無功罪、敎則皆善矣、

呂註　自天而下、自地而上、莫非道之奧也、故玄渺莫測、萬物處而莫知也、萬物之奧、道處而物不知也、故深邃燕閒之士、知所處而寶所藏焉、若者、不知所處

未之思也則有知之良能未嘗須臾去於此也非其所保耶夫言之美者可以市行之尊者可以加人則人無善不善固知其美所美而尊所尊以其有可市可加也而有美尊者而有所棄人耶則不知美者何所美而尊者何所尊耶故有道者之於人如道奧之覆載焉無物不生且化成者也於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所以享於上者禮之恭幣之重者也然不如安坐而進此道奧則爲貴尊於天下也至矣所以天子三公坐而論者此也

息齋註

奧者至善之所也至美者育藏於此而知者深寶爲良賈焉不知者爲此所保故示以求之以免夫其罪蓋將從良賈以知夫至寶而寶焉夫寶者根於人之自然而無假他貴者也故有以知夫此者言依此則其美可市行依此此則其尊可加苟非人之自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故天子三公有於此者而立於此者也蓋不欲遂棄人於不有還以此有有之而有無不有之人矣以此覺民者天下之貴也

【吳註】道之尊貴猶寢廟堂室之奧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爲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窔東北隅曰宧西北隅曰屋漏奧爲尊者所居以居庶民之上者猶夫道之居物之奧也故凡民物皆道之所自出而道之所理也物無美不美而化之以至美人無善不善皆化歸於至善是以居廟堂之上者三公論之六卿理之百職司之天子則端拱坐進此道使夫天下之善者至善而不善者歸於善矣

【葉註】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有得焉雖曩之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何則蘧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歲之非非四十九歲之盡非也以五十而道加進矣至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道在是矣顧無所庸加而不知止此者則流過而爲譎奇怪妄矣故至道本於自然之天則而已夫謂罪者非之重多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

紹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爲作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

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不知理趣之自然而爲之、有爲之事件也、聖人體道德之自然而爲、無爲之理趣也、有無之爲、在通與碍之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怨而以德、德始無瑕、常氏曰以至難者修爲至大者道德、聖人猶難之者、以其條目細而不易勝、世味衆而難於遠、故大小該論之、多少也、此聖人以無爲而無不爲之道、在世而修出世之法也、是謂道法雙修、

第六十三章

贅箋方將以爲大也、其細矣、方將以爲易也、其難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終易猶難、易非忽細非瑣、不諾而信成、不難而易覩、怨者懷德、其德乃普、此其數、大小多少之殊較然矣、唯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者、於尋常日用之間、猶難之而況輕其非輕易其不易者、

而望圖作於至難至幾之大道乎、

蘇註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故也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是非而一至均齊報怨猶之德也管氏之於駢邑可知已況德至乎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呂註　道爲事味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雖反覆尋繹復歸於無爲無事無味而已矣故可以大可以小可以多可以少大小多少衆在於我之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之中矣故能於天下之善不善皆爲德善以至於天下之怨不怨皆爲德怨此其道豈易易爲哉聖人猶難之凡圖大道者於至難處求其至易至大處求其至細何哉觀夫盈虛消息生死循環

者莫於身心作止至親至近處而爲之乎所謂知幾
其神君子見幾不俟終日者也夫言行者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可不慎重於巨細難易之始終乎

息齋註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
物不厭世所謂大小多少者以形言也聖人遊
於形器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大小多少尚
等而爲一又況於怨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
惟德而已豈知其有所怨豈知其有所報者哉既無
怨怨報施之別又無大小多少之異其於天下之故
豈有心於爲之哉難必由易大必由細自易而慎則
難者由易而得自細而重則大者由細而成是以聖
人終不爲大而大必歸之者由其無成心而無不誠
心也惟其無成心故未嘗先事而期於必得而誠於
其事之成豈若淺鮮者未爲而輕諾既事而多易輕
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之未至則常
若難之非難之也知爲事之難而不可必
之尤難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筆乘夫事涉於有形則有大小爲涉於致數則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以無爲爲爲以無事事事以無味味味愛惡情寔聖凡理至樸然安乎眞宅而物致之數玄覽爲一屈報之以直矣德而以之矣夫此無爲之事味難而至易大而至細故措於有爲之事味雖至難者待此以爲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道常之細易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雖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難大者難大其心故凡有所遇遂物自然了無留礙而大道之全者爲聖人大成而至者也後世而臻夫大道者行爲甚遠未可謂前無古後無今把斷要津也嗟乎大道之難也非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可輕易道之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

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脆、音萃、堅薄者、判、開也、破也、未有、心未起時、未亂、心未染時事幾、吉凶之治亂也、九成、九層也、成、則兼功用言、豪同毫、豪則兼勁意看、大生於細、爲而易散、高起於下、治而易判、遠始於近、未動易謀、總在於其安易持也、其安在於無爲無執、始終慎如、至於不欲不學、誠至眞全、不敢爲而成人不足、不貴奇而復人所過、是謂全其自然之性、以輔物之自然也、幾平聲、事道者、戒慎乎不覩不聞之幾成也、

第六十四章

（發筆）順物自然易以持、禍福未萌易以謀、質脆者易判、聚微者易散、爲於

無事之時，治於未形之際，慎終如始，於幾成無執，無爲，民自得矣，有敗失矣，用巧奇，是以聖人所欲者時中，以復衆人之所過，所學者任化，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以傷於物也。

蘇註：吉凶之微，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不可從者，非泮而散之不可也；然猶愈於不可從而從，以遺後毀之悔。故爲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皆由積於近小，而成於遠大者也。故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禍自滅。譬如種苗，時其自然而培植之，及秋自穫；譬如過險，時知自然而寬轉之，少刻自安。世人不知待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使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終始常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或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爲之，以故重失之矣，則未有不以

欲也欲而不同於人欲也故難欲而不傷其物非無

學也學而不同於俗學也故難學而不害於理然後能廓然淪通樸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呂註 其安易持危而持之為難矣其未兆易謀已動而謀之審難矣其脆易破則不可使至於堅其微易散則不可使至於著物皆然心為甚通諸其心則於天下國家無難矣安也未兆也則是為之於未有也脆也微也則是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自於近也則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禍福本末未嘗不如此也為之於未有則是常存為於未有之先也治之於未亂則是常存治於未亂之始也已有而為之多事者敗之已亂而治之不達者失之是以聖人為之於未有則我固無為也故無敗治之於未亂則我固無執也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在於既有之後故至於幾成而敗之以不知其本然故也使知大生於小高起於下遠始於近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也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則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者非知此者也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則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者非知此者也

元澤註 聖人所謂無為無執者故未至於釋然都忘也但不於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此外更營難得之貨此乃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常學不學以復衆人所過而盡其中虛則自然無為之常道天然而懸解者也所謂攝情歸性反以相天是也為之則以人滅天矣故不敢為以任萬物之自化然則萬物安乎性命之常夫豈有脆之可泮微之可散者哉

息齋註 聖人常安其所安故無不安而持其無所持故無不持以不持持其安也儻有微心之起自其未兆而謀之自其脆而破之自其微而散之故無有撓其安者由持其安於未有治其心於未亂譬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

一已爲之，即爲敗之；一已執之，即爲失之。由其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世之於道，所以難成而易壞者，由其固於物，而爲之執之之咎也。不知自然之常道，爲於此而無爲，勤於此而不勤，慎終如始，故無敗事。此則聖人之欲不欲，學不學也。是以收視反聽，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

吳註　慎終如始，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爲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爲難，至終而不以爲難；始雖不敢以爲大，至終而不知以爲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未有明於幾先，持易安而致敗者未有也，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爲難，而終亦以爲難；始不爲大，而終亦不爲大，則終無敗事也。

劉槩註　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以其有貴難得之道也。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以其持中無過也。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楷、模也、式、法則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反智爲樸、雖反物之順、爲寔反道之大順也、鑿破混沌、人欲漸開、民之順爲也、復全天眞、教民以反、聖人之常道也、古之善爲道者以此、知樸開爲智、故不以智、而示以不智、恐民偷薄也、能以智而反乎不智、全民樸也、知此兩者、亦猶古之善爲道者之楷式也、是謂深玄遠德、有不可見焉者、而後乃能與物反、至於大順、

第六十五章

贅筆、民不患無智、而患其不能無也、不能無、故曰鑿、能無、故曰樸、是以聖人以博反之道、毋固毋我、物至而大通、不惑古

之玄聖素王也、

蘇註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乎物者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使樸耳、樸固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而失於厚也、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智變而爲詐、爲欺則其過失於薄、而去道遠矣、吾之所貴者大德也、大德故簡、物之所貴者小智也、小智故多、大德與小智固相反、而小大之順也、亦因是而已、

呂註 古之善爲道者、其政悶悶、故其民淳淳、則推是道也、非以明之、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則其政察察者、其民缺缺也、知此兩者、非特施之於治民而已、而於身亦楷式矣、楷式之謂者、蓋即知子守母之道也、知子守母之謂玄德也、故深矣遠矣、與物反歸於本矣、能大同而大順矣、

息齋註 夫所謂道者、不在耳目聲色之間、而世人每爲見聞知覺所得、今遽告之曰爾之見聞知覺皆

非也、卽因此而覓於此、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人孰不怪且笑哉、故道非以明民、將以愚而憐之也、夫民之留礙於此者、不知自解、故吾方示以無爲、示以澹泊、且猶未悟耶、而況欲以智而示之乎、生民之患、在於多智、今吾未能以先覺覺之、反欲以增之乎、增之賊之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倘行其所無事、而不開民之機械、則純白備而謂之國福、不亦宜乎、上之所行、下之所效、未有我靜而彼動、我素樸而民多欲者也、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於我楷式於天下也、楷式之謂玄德、故玄德深矣遠矣、而民莫知其由也、由其與物反矣、故不可以明、由其與道合矣、故謂之大順、

劉仲平註 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嚴而治、開人則鑿、鑿則失於太察、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不害。不妨碍也。樂。入聲。推。叶吹。聖王之於道德。身行而言符。故必後其身而下其言。方成道之虛而愈容。愈重愈大也。故人不厭其重大也。後其身非矯也。不前民欲也。故成其爲身之先。下其言非飾也。以接民情也。故成其爲言之上。上能先之以後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爭。

第六十六章

贊筆 江海大之至。使自忘之而善下。其大爲何如。故百谷歸往以成公。聖人重之至。使人忘之而不重。其重爲何如。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不厭而上下無妨。孰爲妨之。成公而先後無爭。孰爲爭之。故爲重上之先大者。以善後善下而聖王。

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其爲道之高也，不得不下之，爲德之厚也，不得不後之，故歸天下之樂推也，不得不上且先耳，以其道德同而上下忘，故不厭其在上爲重，以其前民而無害者也，是以無爭，

呂註江海之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故在上位在下位之聖人，位雖不同，而善下之道德同也，則能王此道於天下者，亦玄同此德於天下而已，玄德者，乃聖人所以善下之之道也，莊周以爲以此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孔子是也，以此處上，則二帝三王之道是也，在上位之聖人，於天下固上也，然以孤寡不穀爲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以其身下之後之也，在下位之聖人，於物固先也，然卑身遜物，愷悌慈祥，緣不得已而後動，則以其言以其身下之後之也，夫唯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無疑，戴之者誠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無妨，從之者眞矣，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下之後之所以不爭者也，樂推不厭所以莫與之爭者

[illegible]在民上者爲何等事哉故聖人之在天下以其
言下之以其身後之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上
而民不知其重聖人不自有其重也處前而民不知
其害聖人不自有其害也惟其與民渾忘是以天
下樂推不厭蓋無爲之爲且不見其跡况之爭乎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象也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衛護也不肖言似不象大道也慈者仁愛之本儉者畜德之基不敢爲天下先則無所不

虛下無所不承育故仁者能勇畜者能廣能下生者故能上長也總之慈爲本遂天地之心以邀眷祐也

第六十七章

贊筆道大者不可以方似故人見其似不肖恐竟以不肖而惑不進也故曰若肖我其久矣細也夫以其大而無可以示人也故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乎曰慈儉不敢先也而有以疑其細乎以此而能勇廣能先也今而也吝吾所寶爲而所能乎而恐其死矣吾恐其滯而所逆遂而所從也故終示以而慈曰雖至以戰勝守固必將天救慈衛之嗚乎太上之於人也何不捨如此

蘇註　夫道廓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造化之物無以肖之者此其所以爲大也若肖於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廓然頽然爲大矣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似鈍淵然無名若不類於世之賢者夫世之所謂賢勇敢脩廣侈夸進銳則吾之所謂慈儉

於其後也以進銳於一時而廉退屈於其先也夫儉
退而慈固具有於樸而爲有器之長也有長則有屬
則勇廣先爲長屬之屬所共爭而嫉之者也爭而有嫉
之所以常近於死夫以不爭之器長也以慈愛人人
愛以慈以慈衛物物衛以慈孰不爲之戰而勝守而
固乎則天之將救是人也爲開其心志使無所不慈
無所不衛全於樸者既多而有於道者漸廣大矣

呂註 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
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夫道汎兮其可左右
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定擬者謂之
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乎在乃似不肖道之所以爲大
也蓋萬物莫非道也可道也而不可道之常道則道
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爲大也
若有所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在而
不能無所不在其尙得爲大乎故曰夫唯大故似不
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
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不爭故能持人之所

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也，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而我守之，翼育乎物，非慈乎，其行身也，惠而不費，以約爲紀，非儉乎，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不與人共趨也，非不敢爲天下先乎，夫慈爲柔弱矣，而剛強莫與之爭，常是能勇也，儉爲不費矣，而用之不可旣，是能廣也，忠孝友悌，所以事乎長上，皆不敢先之道也，聖人用之以爲宮長，是能成器長也，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則貪戾罔上之徒而已，死不亦宜乎，夫以文武之器長，以觀夫軍旅之事，則愛克厥威，允罔功，慈若無宜用也，然非慈不恤，不恤則軍情渙而功罔從，恤則雖命從而軍情固，則所以能立威功者，慈而已，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雖慈故儉，儉故不敢爲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而始也，捨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

元澤曰我我豈似物乎物似我因我命而大也我假物
則我亦物也何有於大道乎凡此三寶者體則爲神物
爲氣爲精用則爲慈爲儉爲退守此者俗情所謂小
其功而至人之所以大其用也慈主於愛愛物仁也
老子方語其本故不曰仁而曰慈慈仁之本不假爲
者也儉之爲德寡欲也貴本也愛物也一言而三善
至者其儉乎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聖人制禮
非儉無以將其本非禮無以齊其末孔老聖人之道
於是爲至乎不敢先之爲道退是也故天神人相讓
以成功善後以爲常於易則謙不滿而皆吉也故聖
人寶之慈者不爭而勝勇莫大焉區區以奢侈自廣
者狹矣雖無以末傷本無以外滅內者廣矣此聖人
之成其樸制者故但爲器長而已若大制不割之道
初未嘗在物後也若夫舍其三寶之本而以人滅天
以事勝道假使幸免蓋失其所以生矣三寶皆天德
而立本者也正如正兵之正師整而不動者也愛民
如子則民愛之如父不令而齊矣彼倒戈攻於後以

北者，上不慈故也。戰守主於殺伐，而尚以慈爲德，則餘事可知。

韓非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功可必，功可必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勇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材則物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國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董註 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以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鋒鋩，盡亦斂其瞻視，以聽吾仁武不殺之若，整威儀而怖德命，惠宥邦家，而來

善後也、合如是德者、固作如是觀、

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易者慈也、故曰三

蔓得註　者、推慈爲先、而終復明之雖戰則勝、守則固、是

令之所急者慈也、則天之將救斯人也、其於慈而衛

乎斯人也、此老氏之所但然有期於天下後世者歟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服從於健順者也、善戰者、覆乎無情、善勝者、貫乎無形、不武者、持其志、毋暴其氣、不怒者、氣志

固而定與、不與者、妄犯不較也、是皆善下人之道、是

謂不爭之德、道盛德至、民不忘而景從、是謂用人之

力、是固不得已、用人之有爲、以配乎天之無爲也、蓋

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以明進道步武

之工程、唯仁智之上者、爲能善配古人之天

則也、羅什曰、心形虛無、孰能與無物者爭、

第六十八章

贅筆、善爲士、諄矣深矣、非大仁者不足稱、故仁者之爲春秋之令、風行草偃、不怒而威、唯仁者、唯能無敵也、然至道虛下、何有於爭、惠恩保子、懷功從德弼、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義於天、古之士者之極、

蘇註　士當以武爲本、而持之以重、蓋恃武則輕也、若以武行武、惟危也、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知孰勝也、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以道、必先知其無爭也、故樂夫爲用、推是而極之、雖古猶是也、

呂註　士之爲言事道、而以將人爲任者也、事道則以不爭而善勝、將人則以善下而用人之力、二者皆明不爭之德、若然者、何所用怒、而恃其血氣、憑獨夫之易折耶、是皆不明夫天之道勝、地之道與、人道之公而善用也、蓋體道者、本無爭也、因彼之爭、而我不得

是謂無我配天旣不以我是謂無我也亦古之道也

息齋註 聖人無私於己也是以無爭由其無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爲士者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亦樂於司命雖今之士猶古善士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戶剛反行列也仍再也五兵戈矛殳戟干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聲林希逸云雖兵事如此涉世之道亦然

第六十九章 贅筆身世之常不敢造而爲客應而已故於兵有言進者恃其強而退則含乎仁矣法律化乎行陳奮力全於仁勇欺敵吾者仍守吾仁是謂執無兵而執有道也故聖

人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動此固寶吾所保而不敢輕敵也雖有抗兵之加致情有可哀者慈勝矣寶吾慈而無朕者道勝矣

蘇註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呂註道之動常在於迫而能以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故若應世接物之道也而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況其他乎何則造事者勞而進驕客應者逸而退靜以逸待勞以退待進以靜待驕皆非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動常出於迫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猶是故也誠爲常出於無爲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攘常無臂執常無兵其扔

出於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之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於喪矣、故日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而勝以慈哀矣、

吳註 此申言用慈之寶而專以兵事喻也、用兵者嘗有是言、爲主、肇兵端以淩人也、爲客、守爲慈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就其時、仍不先動、但爲後應、雖爲後應、終不易吾慈而有以勝乎不慈者也、故雖行、如無行、雖攘如無臂、雖執如無兵、而仍勝敵以慈也、此固非宋襄之似是而非者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則法也、常也、夫、音符、褐、音合、賤者之服

第七十章 贅筆 唯知之甚易、行之爲難、行之甚易保其知之行之爲尤難、以其不識言之

宗事之君是以無知於聖人之言之事也唯知者愈希而大道愈隱矣吁懷宗君至美之聖人被褐於世知之爲奇則之便貴矣必好爲獨貴於塵淪哉

蘇註 道之大復性性至命而足推之以盡人盡物之性茂以加矣而性體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也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以求其宗遺事以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應所不及思慮所不及顧非衆人思慮所能知也必有道焉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呂註 道法自然其言其行亦希於自然而已則知之行之也不乃甚易乎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何耶以言之有宗事之有君是以不吾知不吾行也何謂宗

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其宗之與君最切近而人
逐於外而不知務於末而不反是以不常親炙其恩
膏也夫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不
可以識識而又不外乎是故能天然懸解者爲天下
貴矣使道而可以淺鮮知識者則又何貴於道之奧
妙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奧妙之於人不遠也
蓋即天弢天解已後是以其道日遠而彌高彌堅矣
士者以奧妙而事天弢天解可也聖人以若辱若愚
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息齋註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易行
者無道不道無學不學無爲不爲無事不事豈
不甚易知甚易行哉然至道不可道而言語皆非至
學不能學而心動即僞爲無爲而寂然斷滅者未必
是事無事而應感常住者未必非此其所以爲難而
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有宗事有君故言在此
而義在彼事雖應而志不分也知言之出於宗者則
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由於君者則事之差殊

不必疑也、夫唯人之有知、而於此無知耶、是以不我知也、夫唯不我知、而我爲獨貴矣使人而同我是知而行之也、則於聖人之被褱幾何哉

宏甫註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唯其甚易耶、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甚矣人之好爲而難行是道也、人之好奇而難知是言也、何也、以吾言、一出於宗、以吾行、一制於君、人而惑是、故無以知我此其聖人之道貴於天下、而鮮於是人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知者能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無病耳、淺深當味、

第七十一章

〔贅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强不知以爲知、是病也、士之於知、有不盡者、故知猶不知、唯出而應乎知、常病其

